

有阴晴圆缺
有悲欢离合
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中标
注“生活札
记”。

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
潍坊晚报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石凤华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辉

城市的路牌和门牌

□孙贵颂



有一年我回老家探亲。下了车，走一段乡间土路，到家门口，正要敲门，猛然发现门框的右上角多出了一个牌牌，上面写着“XX村66号”。正纳闷呢，母亲开了门，一见是我，便说：“快来家吧，瞅什么？”我问母亲：“咱们家也安上门牌了？”母亲说：“可不是嘛，学城里人呢。”我顿时来了兴致，又追问一句：“有用吗？”母亲答：“有什么用？一个村的人，连小名都知道，还用得着什么门牌。”

事后想想，母亲的话有些道理。

本来嘛，门牌的户口应该在城市。城市才需要门牌这张名片。

一个城市，仅有一个叫“北京”“上海”“青岛”的名字远远不够，必须有具体的方位、地点才行，这个光荣而温馨的任务就交给路牌和门牌来完成了。我在上海工作时，有一天门卫打进电话，说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是中学时的校长！我高兴又惊讶，不知道老校长是怎么找到我的。校长说：“我和别人要了你一个地址，淮海中路1209号，不就行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可不就是这么简单！

不管你是怎么来的这个城市，是坐飞机

还是坐火车，是乘汽车还是骑自行车，甚至挑着担子、背着孩子，你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路牌告诉你的，是门牌指示你的。路牌与门牌，像一对恩爱的夫妻，路牌主外，门牌主内；又似共同站岗的卫士，从来不离开自己的岗位，风里雨里，雪里雾里，没有怨言，没有牢骚，只要你能早点回到家，早点找到亲戚朋友，它们就高兴，就满足。你问它路，它不欺生，不拒绝，不撒谎。它天生没有骗人的坏心眼，更不索取问路费。你迷了路不要紧，只要有路牌在，有门牌在，你心中就有百分之百的希望；你被抢了包不要紧，拨打110，告诉人民警察具体的道路和地点，“神兵天将”马上就可到来施救。路牌是灯塔，是航标，是方向。路牌上的箭头指着南，你往南走，那是你要去的方向；路牌上的箭头指着北，你不能往南走，否则就成了南辕北辙。你按照路牌所指的方向大着胆子往前走，准有一家的门牌在等着你，也有热腾腾的饭菜在等着你。

修一条马路，得给马路起个名字，钉上个路牌。我家窗外的这条金马路，原来的地盘就是金马庄，这给那些动迁的原住民一个

念想；游子归来，看到路牌敦实在那里，抚摸着它，像抚摸老家的院墙。这条马路上又建了若干的小区，新小区起上个名字，然后在门口钉上个门牌。小区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个村名。我们这个近两千户的小区，是名符其实的大“村”。大家使用同一个广场，连接同一条天然气管道，呼吸同一种质量的空气，接受同一个物业的服务。小区一停电，家家一团漆黑；小区一停水，各户都提着桶拿着盆到外边找水。与农村不同的是，小区住户姓氏杂，工种多，来自四面八方，说话南腔北调，邻里形同陌路，只有点头之交。同一幢楼，互不认识，更不来往。只有门牌好奇，热情接待，来者不拒，邮递员、送奶员、送水员，都按门牌送货上门，服务到家。小小的门牌，竟然为城里人的冷漠弥补了裂缝，填平了鸿沟，干的是功德无量的善事。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没有路牌和门牌的环境里求生，对城市一直有些隔膜；儿子是农民的孙子，从小在路牌和门牌的环境中生活，对城市早已习以为常。儿子长大了，到上海去工作，我相信儿子，因为他对城市的路牌和门牌早已了然于胸。



冶源水库 李晓龙

书桌上一直摆着一张照片，是在4200米的雪山上，先生向我求婚的画面。那天很冷，我们开了一天的车，总算到了鱼子西山顶，站在山峰上的那一刻，感觉一切努力都值得了。我从未见过那样壮丽的景色，远处是绵延不绝的雪山，露出一个又一个尖尖角，云雾缠绕在半山腰，我抬起手，仿佛就能够到云层。

我们在观景台上观察云朵的变化，和结伴而来的朋友一起拍照记录。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先生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色盒子，单膝跪地，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听到他的嗓音发沙，眼底滑过一丝水光，笑着问我：“你愿意嫁给我吗？”半山腰云海翻腾，一片洁白，山峰上披着一层澄黄耀眼的光，像是一团火，把我的心也灼热了。

这两天偶然刷到一条小视频，是婚礼上的新娘对新郎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需要结婚，是因为我想和你共度余生，不想和你有一刻的分别。”听到她的话，新郎的眼眶红了，眼角有泪滑过。手机屏幕前的我，眼眶也红了，她也说出了我的心声。遇到先生之前，我从未想过结婚，遇到先生之后，我从未想过嫁给别人。

我时常在想，爱到底是什么模样？直到那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手捧玫瑰花的老爷爷把花藏在背后，笑着拍了拍站在前面的老奶奶，等她回过头来时，他把玫瑰花送进她怀里。老奶奶高兴得像个孩子，老爷爷拍拍她的肩膀，在她的眉心落下一吻。站在一旁的我，被他们感动了，这大概就是每个人心中都向往的爱情吧，一生得一人，相守到白头。

这一幕，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姥姥姥爷。姥爷话少，却比任何人都疼姥姥，两人走在街上时，姥爷总会牵起姥姥的手。小时候的我问过姥爷：“您为什么走到哪里都要牵着姥姥啊？”姥爷笑笑，食指勾了勾我的鼻头，说：“因为你姥姥不认路啊，不牵着她的手，她会走丢的。”

长大后的我总算明白，这些细枝末节的温柔都有共同一个名字，那就是爱。无论是先生在日照金山下的求婚，还是老爷爷送给老奶奶的那束玫瑰，亦或是姥爷永远会牵起姥姥的那只手。

这一切小事汇聚在一起，共同流向爱的海洋。而我们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些爱，才会更加值得期待，值得记忆终生。

日照金山下的求婚

□张晓寒

三餐为笔 四季皆是题

□王浚雯

日常生活里，我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写作，另一个是做饭。仔细想想，我喜欢写作与做饭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同一个，那就是我喜欢与自己对话。而两者又有些许不同，写作更像是我与自己内心的交流，做饭则更像是我与生活的对谈。

做饭是一道选择题，每个人都会在生活的缝隙中，时不时地冒出来一个灵魂问题：“今天吃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但我的答案却有点淘气。

它有时藏在家楼下的小超市里，信步之间，几种应季食材就像拼图一样，在脑海中组合出许多选项，最优解也总是在挑挑选选中，不经意地落在了我的购物筐里。

它有时藏在一段音乐里，甜甜的音符会变成我餐桌上的栗子鸡，动感的节奏会变成一碗爽口的凉拌面，而优雅旋律总会和一杯馥郁芳香的咖啡一起出现在我的菜单里。有时，它也藏在晚风里，这时的它最为复杂，因为它带来的是记忆深处的味道，它可能是姥爷做的溜肉段，也可能是妈妈做的酱茄子。而当我凭着记忆做这些菜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我想，或许是我做这道菜的家人都拥有着世间独一无二的配方吧。

做饭是一道实验题，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做饭就像做实验一样，需要绝对的专注，尤其是切菜时，不管前一秒有多少做不完的工作、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切菜的那一刻，你只会关注着眼前的菜和下刀的手。当然，如果你遇上的是有脾气的洋葱，那可能还会再多上几滴热泪，但无法否认的是切菜时，时间和你都会平静下来，你会突然发现那些所谓的烦恼也不过是生活的调料而已，而自己与烦恼之间，只需要一个菜板就可以轻易隔开了。

第二个原因是做饭也像做实验，你可以从中探索出一些有趣的“实验结论”。比如，我最开始尝试做番茄牛腩这道菜时，经过长时间炖煮的牛腩总是变得干柴无味，导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敢再挑战这道菜。直到不久前，我收到了朋友寄来的一箱猕猴桃，猕猴桃恰到好处的酸甜口感让我突然想到了它含有一种天然的蛋白酶，这种物质刚好可以让牛腩在长时间的炖煮中依旧保持软烂多汁的口感，同时，猕猴桃自带的果香还能提升这道菜的整体风味，一举两得。

后来，我的番茄牛腩再也没有失败过。一大锅番茄牛腩“危机”就这样被一颗小小的猕猴桃轻松化解了。我也从自己的厨房中得出了一条重要“实验结论”：“如果你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把它暂且搁置吧，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上天会派一颗‘猕猴桃’来帮助你。”

做饭是一道开放题，它有无数种答案，怎么做、做什么，都是对的。做饭也让我时刻意识到，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柴米油盐，而锅碗瓢盆也像一支“隐形”的笔，陪伴着我书写了无数个春夏秋冬，那些在厨房里诞生的“作品”，它们往往没有阳春白雪，更没有平平仄仄，更多的是酸甜苦辣和那一抹不可替代的人间烟火。

做饭于我，从来都不是生活的负担，甚至都算不上家务的一部分，它更像是生活本身——三餐为笔，四季皆是题。